

## 某些女生可以恶心到什么程度？



墨绿泉

微微一笑，绝对不抽。

 会员特权 已解锁价值 ¥29.90 的盐选专栏

我生活不过就是我老婆和别人玩的一场游戏而已，我越是屈辱，他们就越是快乐。

我老婆叫张紫琳，在一家银行做客户经理，我们是读研究生的时候认识的，毕业就结了婚，到现在七年多了，日子过得虽然波澜不惊，但也算安逸快乐。

有段时间，我老婆换了个项链，牛皮的，上面挂着个小铁牌，骨头形状。

我觉得古怪，这东西，不像是给人戴的，况且，看着还很廉价。

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发放贷款，平时，会收到各种大佬送的礼物，小到一两千的口红，大到两三万的包，全是高档货。

我记得，换这个牛皮项链之前，她戴的都不便宜，起码都得是蒂芙尼。

那天夜里亲热完，我随口道：「这皮链子，不太像你风格。」

她点了支烟，轻描淡写道：「我闺蜜送的，淘宝货，一起戴着玩。」

我伸手拿着看了看，铁牌正面画着只小狗，背面写着串英文，My lovely dog，翻译过来是「我的爱犬」？

「越看越像个狗牌。」

「瞎说什么呢，骂我是狗？」

「不敢不敢，就是开个玩笑。」我赶紧说道。

「道歉，说自己是狗。」

「啥？」没想到她能来那么一句。

「你说不说？」我老婆竟板起了脸。

我心想，这是抽的什么风？也懒得跟她犟：「行行行，老婆大人息怒，我就是你的小奶狗。」

她冷笑一声，没再啰唆。

我心里不太舒服，总感觉哪不对劲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叫我说自己是狗，只是我老婆被压抑许久后，一次小小的宣泄，实际上，她在外头做的事，能震碎我的三观！

那晚之后的周六，我过生日，本来说好，中午一起去吃海底捞，可她临时要加班，就走了。

我闷闷不乐，自己煮了碗长寿面，下午一点左右，她发了个微信语音：「老公，我那条皮项链忘床头了，你帮我送单位来。」

我扭头一看，皮项链果然在那里，可她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呢？

我打字回复：「你要这个干吗？」

过了半天，她才回了语音：「我闺蜜来了，嫌我没戴，不乐意。」

我心想这闺蜜是不是脑子有病，真矫情。

可我毕竟没事，就回了句：「行吧，一会儿见。」

半小时后，我到了银行，直接去了大客户室，我老婆平时在那里办公。

营业厅没什么人，大客户室则关着门，我听到，里面像有一男一女在笑。

我敲门，笑声戛然而止，足足三分钟，我老婆才出来，面色有点发红。

我问：「怎么这么久才开门，你闺蜜呢？」

她见了我手上的皮项链，直接拿走，说：「刚来了个客户，我把闺蜜打发走了，我们聊点正事，你先回吧。」

这时候，大客户室里传一声男人的咳嗽，像是故意让我听到，在示意我懂点事。

我问我老婆：「那你还要皮项链干什么？」

「既然拿来了，我就先戴着，你听话。」我老婆说完，推着我出了银行大厅，自己回了大客户室。

我挺不开心的，怎么像古代小说上那些靠老婆接客赚钱的怂男人暗门子，我老婆来活儿了，我得赶紧避让呢？

这不对劲。

我悄悄回了大客户室，趴在门边听。

由于隔音太好，听不分明，可总觉得里头有的声音，还有细微的女人声。

我立马知道，必定有事。那另一个人是谁？

我当时就想踹门进去，可声音又消失了。

我又想，可能是幻听。

但里面突然「啪」的一响，吓得我一哆嗦。

我再不明白我就是大傻子了，我非进去撕了他们不可！

什么闺蜜、大客户、谈正事，全是假的，她在偷情，且故意愚弄我。

但我转念想，大客户室这门的质量，我既进不去，也抓不到证据，现在暴露，只会打草惊蛇。

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得从长计议。

我压住火儿出了银行，找角落躲了起来，先看看是什么情况。

足足两个小时，下午三点半，我老婆出来了。

她后面跟着个中年男人，看起来至少五十岁，油腻，秃顶，好像还有很重的黑眼圈和眼袋，我心想，刚才大客户室里的，必定是这家伙了，张紫琳，你够恶心的！

他们虚伪地在银行门口握了握手，互相道别，那老东西不动声色地摸了我老婆的臀部。

我真想冲下去掐死他。

他们俩各上了各车后，我见不远处停着几辆共享电动车，迅速跑过去扫开了一辆，骑着跟住了那个老东西的奔驰。

二十多分钟后，奔驰进了一栋大楼的地下停车场，楼的正门上方写着四个十分有名的大字，盈丰资本。

那一瞬间，我大概知道老东西的身份了——搞投资的。

这家资本公司很有名，因为它太有钱了，那老东西但凡在里面担任个小职位，工资可能就是我的好几倍。

可我那时没想到，当后来，我查清楚了他是干吗，心情如入冰窖，那绝非好几倍的事……

我在外面抽了很久的烟，晚上七点才回家，骗我老婆说，跟哥们儿吃饭去了。

我老婆没起疑心。

她睡觉前要洗澡，小心翼翼地摘下了那个皮项链，放到床头柜上，穿着睡衣进了洗手间。

你对那狗链子挺虔诚啊。

我多么希望，下午的所见所闻，都是假的。

对了，她被人抽过鞭子，我进去看看，如果有痕迹，我就没啥好自欺欺人的了。

可没想到，当我推开浴室门，发现的不仅仅是她身上的几道大红印子，大腿上竟然还有字，她正在用力搓。

可我一下就能联想到那是什么，我头皮发麻。

「你进来干什么？」我老婆急问。「老婆，你身上怎么了？」我看到，她的胸前也有红印。

我老婆用手捂着胸口，显然很慌张，说道：「是我刚才搓的，你赶紧出去。」

我心想，还挺会编，于是，扶起马桶圈，说道：「哦，你可轻着点，我撒个尿。」

我老婆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催促道：「快点，你在这我不习惯。」

「老夫老妻这么多年，怎么还生分了呢。」

「快出去！」她故意歪了淋浴头，让水溅到我身上。

我撒完尿，慢吞吞地走了。

关上厕所门的那一刻，我的泪水涌了出来。

老婆，你在外面都是玩了些什么？对得起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？

我看着空荡荡的床，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。

从大学那会儿恋爱，我生活费少，为了每周带她下顿馆子，天天在烧烤摊打工赚钱。

后来结了婚，房贷车贷都是我还，。她身体弱，大姨妈来了会痛经，我一天给她熬四五次姜糖水，还去盲人按摩店学了个偏方，整夜整夜地给她按脚止痛……

可没想到，她竟在外头做这种事！

那一夜，我在黑暗中咬着牙，流着一宿的泪。

我要把这件事调查清楚，就算离婚，也要离个明白。

周日，我托了个电子城的朋友，搞了个窃听器，回家后，找机会装到了她的 LV 包里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这只窃听器，向我揭开了生活的恐怖面纱，我这才知道，我老婆并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，她做的事，简直丧心病狂。

当晚，她又去洗澡，把皮项链解下来放在床头柜，我越看越窝火，这无异于一顶绿帽子。

趁浴室里水声哗哗，我拿起皮项链，狠狠摔在地上，猛踩了两脚。

它毫无损坏，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向我示威。

我捡起来，拿出剪刀疯狂地把它剪碎，丢进了垃圾桶。

随后，装作下楼抽烟，把垃圾扔了。

我老婆洗完澡就睡了，并没发现。

可第二天一早，她把我推醒：「付良，我项链呢？」

我装道：「你不总放床头吗？」

「没了，是不是你昨晚当垃圾给我扔了？」

「不可能，我又不是不认识，」我翻了个身，「你八成丢哪了。」

「我能丢哪？我明明洗澡前摘下来的，你给我起来，」她发了火，掀开我的被，「今天不找到项链，我就不上班了！」

「至于吗？」我嘴上风轻云淡，可心里恨极了，你上班就是去戴着那条狗链子任人凌辱，狗链子没了，你当然没必要上班了！

我蒙头不理，她没心思多说，围着床边找了一圈，又去了浴室，后来，几乎把家里各个角落搜遍，一无所获，只得穿上衣服，门一摔，走了。

我在床上低声骂道：「贱狗。」

随后，我跟公司请了假，打开窃听器，做好了受煎熬的准备。

可没想到，她一整天都没什么动静，听声音，只是在正常办公。

我想，他俩还是胆子小，只敢趁着周末人少的时候在大客户室搞。

可我下午上厕所，偶然间看了眼纸篓，这才恍悟，她来大姨妈了。

难怪呢，办不了事啊。

这周基本不用指望听见什么了，并且，按照老例，从今晚开始，我得给她煮生姜水加按脚了。

以前，我心疼她，心甘情愿，可现在，这事我死都不愿再干，她都这样了，我还当舔狗？

今晚她回来，我就装自己喝多了，睡觉。

可六点左右，她接了个微信电话，让我始料未及。

我听见窃听器里她说：「我今天来大姨妈了。」

这必是那个油腻老男人找她。

微信里的声音我听不清，只能听见我老婆的回答。

说完，她挂了电话。

什么意思？我愣了三秒，自己的微信响了，我老婆发的：「今晚我跟客户吃饭，晚回。」

我当场炸了，再傻的人也猜得出来，他们是要干吗！

她是疯了吧，她痛经的样子我不是没见过，有时候走路都困难，可她竟然为了那老东西的古怪癖好，去做那么恶心的事？

我难以置信，全神贯注地听，没过多久，那老东西去了，俩人还假装寒暄了几句，随后，应该是关了大客户室的门。

那老东西说：「给你的东西呢？」

「让那个死怂当垃圾给扔了。」她竟然在他面前这么叫我。

你怎么不去死呢？我恨得咬牙切齿。

随后的对话，猥琐不堪，我一度听不下去。

夜幕渐渐升起，我已生无可恋。

我以为，这老东西要是还拿她当人，怎么也该带着去吃个夜宵，鱼翅燕窝什么的补补，没想到，他们是有第二场，却是去 KTV 唱歌！

到了 KTV，窃听器立马变嘈杂了，接下来，又是唱歌，又是摇骰子的，我老婆就像个交际花，被老东西介绍给这个总那个总，跟他们聊天，喝酒，听起来，她被灌了很多杯。

我心里想：我天天拿你当花儿呵护，你就这么糟践自己？

喝了一个多小时，我老婆肯定是醉了，被人扶去洗手间吐，把包留在了座位上。只听那老东西说：「孙总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银行客户经理，高学历，高职位，跟那些假的不一样，你要有兴趣，嘿嘿。」

另一个男人道：「徐友斌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我能抢你的女人？」

老东西哈哈大笑：「行，老弟经得住考验，大哥今晚让你开开眼，教教你怎么跟客户经理处理好关系。」

我心想，你俩关系还不够好？还想怎么处理？

没几分钟，我老婆回了房间，也就两句话的工夫，我全明白了，什么狗屁处理好关系。

我再也听不下去了，猛地按死了窃听器，我迫使自己冷静下来，因为，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，刚才，我听清了那个名字：徐友斌。

我上网去查资料，本以为会很费劲，可登录了他们网站后，左边视频栏里，赫然挂着一张四方大脸，跟我在银行门口看到的一模一样，这个人就叫徐友斌，他的名头，竟然是这个集团的总经理。

我愣了好半天的神，又看他们企业资料，他们有五十多个亿的资金。

也就是说，这个叫徐友斌的家伙，手上掌控着五十多亿！

蝼蚁，我就是一只蝼蚁。

在 KTV 里，我老婆身边的男人，是个身价奇高无比，手眼通天的资本巨人。

我盯着那张照片，越看越胆寒，也越看越恶心，张紫琳，你就为了钱，就真的跟这样的家伙好上了吗？

这日子我不过了，今晚就摊牌，离婚。

我气得浑身颤抖，一直到深夜。

后来，我老婆凌晨两点回了家，一进门就冲进了卫生间，吐得嗷嗷乱叫，等她出来，我看到她的两个脸颊正肿着。

我怒火中烧，可她已醉得听不进话去了，只能明天再说，我先扶她回床。

她倒在我怀里，竟胡言乱语：「来啊，斌哥你继续啊。」

我怒极叫道：「张紫琳，你好好看看，是我！」

被我一吼，她清醒了点，又一瞪眼，直接给了我一巴掌：「付良，你冲老娘吼什么？」

我的脸被扇得生疼，好啊，你在外面主动挨扇，回家来倒敢扇我？

我杀了她的心都有了，可我压制住了，她踉踉跄跄地回床，一倒头就睡了过去。



明天早晨，我必须摊牌。

我睡不着，打开电脑，接着查徐友斌的资料，猛地，我想，能不能趁她现在醉了，用指纹解锁把她手机打开，看看聊天记录？

我小心地去她包里拿出手机，装作喂水，摇了摇她，她一点反应没有。

我抓着她的右手食指，对上手机，屏幕开了，已解锁。

这时候，她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声音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把手机藏在身后，静静等了会儿，她接着睡去。

我拿着手机去了客厅，打开微信，但失望地发现——她删了所有聊天记录。

看来，她时时刻刻都做好了出轨的准备，张紫琳，都说恋爱中的女人个个是福尔摩斯，依我看，你简直超越了福尔摩斯！

我刚想关掉手机，又注意到了邮件 app，心想，来都来了，顺便看看吧，便点了进去。

连着好几页，信用卡消费提醒居多，也有些是银行业务往来，没什么值得注意的。

但是，在第十页左右，有份纯英文的邮件很奇怪，标题上有几个字母我认识，是 nursery school，「幼儿园」的意思，这是什么？

我点进去，映入眼帘的，是两张再熟悉不过的照片，一张是我老婆的，一张，则是徐友斌。

在他们的照片下方，还有第三张照片，是个三四岁的男孩。

我心一沉，有一种极度不好的预感。

邮件里有很多单词都看不懂，我一边拿着自己的手机上网查，一边翻译，很快我就明白了，这竟然是一封美国幼儿园全托的协议，服务的对象，是那个男孩，叫 Colin，而他的父母，分别是徐友斌，和我老婆张紫琳！

我汗毛倒竖，他们在美国，有一个孩子？！

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，这是真的吗？

我无法接受，可是，一件往事浮上了我的脑海。

三年前，我老婆突然说，银行要外派她去美国一年，做什么外资贷款开拓，当时我很不乐意，但她一点没松动，去国外足足待了十二个月才回来。

照这么看，如果这封邮件是真的，她多半是去生孩子了。

她走的时候想必已经怀孕，十二个月，连生产带恢复，甚至再加上断奶，也足够了。

我十分确定，那孩子不是我的，因为我老婆说怀孕遭罪、生孩子疼、带娃还累，从来都让我采取安全措施，我疼她，也就压抑住了自己想要孩子的愿望。

照片里的孩子，虽然看不出哪像徐友斌，但都说男孩随母亲，他跟我老婆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！

我崩溃了。

这几年，她告诉我美国那边业务已经展开，每半年就要去一次，一次大概一个月。

我也没多想，一年我都忍了，一个月算什么呢？我还庆幸银行没让她在美国扎根。

如今，一切都明白了，她去美国，就是看孩子。

那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这个秘密藏得着实是骇人心魄。

我彻彻底底被耍了，我的人生就是个笑话！

我满脸是泪，想把她叫起来，让她给我滚。

她那正面朝上、酣然稳睡的样子，就像在睥睨我的愚蠢。

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连孩子都有了，为什么不直接跟我离婚？你跟徐友斌过就行了啊，何必藏着掖着，还来欺骗我呢？

你睡吧，今天晚上，是你最后一次在我面前睡觉，明天一早，就去离婚！

我决心如铁。

但我一点没想到，她之所以不跟徐友斌结婚，是因为背后，还有一件更骇人听闻的秘密。

我在沙发上枯坐一夜，等天光大亮，听到她醒了，就进了卧室。

「张紫琳，咱们离婚吧。」

她显然还发晕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「我们离婚！」我大声道，「你在外面有人了吧，而且做的事特别恶心！」

她清醒了，在琢磨怎么撒谎，我没给她机会，直接问：「徐友斌是谁？」

她一时口讷。

我替她回答：「是公司的老总，就是你傍上的那个秃顶老王八！」

我恶狠狠地看着她，看她怎么说。

她怔了良久，竟轻笑一声，点上了根烟：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说什么也没用了。」

「你俩还有个孩子。」

她猛然一惊，坐了起来：「你怎么知道的？」

我不可能回答她，吼道：「张紫琳，我付良到底哪点对不起你，你竟能背叛我到这个程度，拿我当冤大头耍了好几年！这日子肯定没法过了，咱俩今天就去离婚！」

她见我如此，又仰坐回去：「行啊，你净身出户，咱们就离。」

「我净身出户？」这是什么流氓逻辑，我叫道，「应该净身出户的是你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」

「我？」张紫琳冷笑，「我这么漂亮的人，陪了你这个废物七年，你何德何能？我告诉你，你占了大便宜了，何况，你还敢暗中调查我，就凭这点，我找个律师就能告得你倾家荡产。」

「无耻。」

「就无耻了，我告诉你，徐友斌身价几十亿，你要不服，咱们就斗，他收拾你这么个废物程序员，能直接把你送进监狱。」

监狱成你们家开的了？我怒不可遏，可她直接起身，摔门进了浴室。

我站在原地，只觉血压升高，头晕目眩，是啊，我拿什么跟他们斗？

可我真的竟连正常离婚的权利都没了吗？

没多久，她洗漱出来，穿上衣服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直接离开了家。

我打开了窃听器，倒要听听她今天会怎么跟徐友斌说。

俩人下午才见的面，这次不像是在大客户室，而是找了个酒店。

上来先没聊正事，只听徐友斌说：「拿着，我送你的小礼物。」

我老婆惊喜道：「项链！」

「是狗链，」徐友斌纠正道，「戴上，回家也不许摘。」

「遵命！」

我心里冷笑，这世上竟有人当狗上瘾。

「不过，我回家也不用摘了，他知道了。」

「嗯，」徐友斌鼻子里呼出了口鄙夷的气儿，「那这绿帽游戏就没意思了。」

「行了，当初为了满足你这爱好，我故意找他结婚，都七年了，也玩得差不多了，你什么时候离了婚娶我啊？」

「财产分割的问题，我还没搞定，少安毋躁。」

我呆若木鸡。

我的婚姻，竟是假的，是一场游戏？

这超出了我的认知。

难怪上学时平平无奇的我，会遇到千娇百媚的张紫琳，谈恋爱，又结婚，如果没听错，她在大学就已经跟了徐友斌了？

我全身冰凉，好像自己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。

但我不得不让强行镇定，继续往下听。

「我就有一点挺奇怪，他是怎么知道这事的？」

「我也想了一天了，可能是那次让他去大客户室送狗链露了馅。都怪你，非要玩什么『近距离羞耻』。」

「没那么简单，连孩子的事他都知道，说明咱们平时的聊天，极有可能被他监听了，你把包拿过来查查。」

徐友斌这句老谋深算的话，让我心头一紧，下意识地要找地方躲。

我多希望那只窃听器能凭空消失。

一阵翻找声后，那头静谧得可怕。

突然，窃听器里传来我老婆的咒骂：「付良！你这个贱货，竟然监听我，你给我去死！」

我的心怦怦直跳。

徐友斌也说话了：「没事，法律规定了，窃听器获取的信息，不能当证据。既然他这么小人行径，那咱们就准备走法律程序吧，让他自食其果。」

你个禽兽，竟好意思骂我是小人？

我感觉得出来，徐友斌在假装冷静，但我老婆的反应依然激烈：「老公，咱们告得他倾家荡产，让他比上大学那会儿还穷！」

我一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可立即意识到，她这声「老公」，叫的是徐友斌。

我笑了，彻底不要脸了。

当着我的面叫别人老公，还要让我当穷逼，张紫琳，你真说得出来。

那头一声脆响，随后「兹啦」几声，没了动静。

窃听器应该是被她踩碎了。

我无法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

我还以为徐友斌是第三者，谁能料到，我才是第三者，而且是被他们故意骗进来的第三者。有钱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？

我狠狠咬着牙，泪如雨下。

我要为我的人生讨个说法，我要报复，疯狂报复！

可我拿什么报复？我配当徐友斌的对手吗？

我活该被欺负。

整整一天，我心如死灰，躺在床上，一度想自杀。

可我知道，我死了，他们会很开心，我的父母反而会生不如死，我不能那样做。

接下来几天，张紫琳都没回家，她在用行动告诉我，彻底决裂。

我想，窃听器已经被踩碎了，我这边的监听装备，也扔了，他们想告我，并没证据。

但他们一定会酝酿别的手段。

当下的我，就像在坐等被屠宰。

我要行动起来。

我想到了一个人。

徐友斌既然是超级富豪，那么他们家的资产分配，一定很复杂，他跟我老婆在外头有私生子这事儿，就能为我所用。

我围绕着他的公司，搜了一个上午，查出了徐友斌的一些私人情况，他有个儿子，曾牵头投资过一个篮球队，前几年上过新闻，叫徐桥。

资料显示，徐桥年龄跟我差不多大，现在是这家公司的副总裁。

试想，我把他爹在美国有个私生子的事告诉他，会怎样，他会不会感谢我？

别的我不图，只希望他能帮我把婚离了，让我拿到我的财产。

当天下午，我就直接去了他们大楼，说是商务拜访。助理把我带到徐桥办公室后，我说：「徐总，你好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找你。」

徐桥一听这话，表情反感，他看了看助理，颇有责怪之意。

「是关于您父亲在美国的事的。」我立即道。

徐桥一愣，示意助理出去，请我坐下，并给我接了杯水：「您是哪位？刚才提到的事，你详细说说。」

我直截了当道：「你父亲包了我老婆，好几年了，他们在美国还有个私生子。」

徐桥很意外，对我满眼提防。

我见状，不等他问了，将我怎么发现我老婆出轨、窃听他们、发现了邮件等事，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随后，又打开了手机，把音频资料给他听。

徐桥一直没吭声，直到真切地听到，音频资料里是徐友斌的声音，他脸色变黑了。。

又听了会儿他俩的对话，徐桥忽然抬头，问道：「你老婆叫什么，应该跟我们集团应该有往来吧？」

「她叫张紫琳。」

「张紫琳？」徐桥一惊。

「你也认识？」

徐桥急问：「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」

「本科贸大，研究生北经大。」

徐桥瞪着眼，他慢慢从怀里掏出钱包，里面夹着一张照片，递给了我。

我一看，也愣了：「你怎么……有我老婆照片？」

徐桥呼吸急促：「她我大学前女友，我本科也是贸大的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他猛地捶了一把沙发：「徐友斌，这个畜生！我说当年张紫琳怎么莫名其妙就跟我分了手，原来如此！」

没等我再问，徐桥激动地说：「我大一跟张紫琳恋爱，大二暑假带她回家玩，顺便也算见家长。但是，从那之后，我就感觉不太对劲，她总向我打听徐友斌，有一次，她手机上打来了

个陌生号码，我一眼看出，像徐友斌的，可她快速按了，说是骚扰电话，我当时并没往心里去，因为我没想到，他们竟能那样荒淫无耻！」

他继续道：「现在来看，他俩就是那个暑假勾搭上了，你今天要是不说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」这些话，刷新了我的认知，我说：「按理说，她跟了徐友斌，放弃了你，不合情理啊。」

「你是觉得，徐友斌的钱，就是我的钱，对吧？」徐桥苦笑，「也怪我那时天真，一直宣称，未来不要家里一分钱，要自食其力。那时候，我送张紫琳礼物，都是靠做家教赚的钱买的，徐友斌一定是用这事，再加上各种糖衣炮弹，打动了她，把她骗到了手。」

我说：「归根到底，是张紫琳自己的道德品质有问题。」

「她是傻！」徐桥眼圈红了，「她肯定觉得徐友斌会离了婚，娶她！我一定要让徐友斌死无葬身之地，他不是我父亲！」

我安慰他：「徐桥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他确实不配当一个父亲……」

「你没懂，他是我后爸，」徐桥站起来，「我亲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去世了，徐友斌是集团的司机，那时候我妈很难过，他就主动献殷勤，安慰我妈，后来我妈跟他有了感情，两个人就结了婚。他还为了讨好我妈，主动改姓徐，其实，我这个徐，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从小都是随我妈姓的！」

我又意外了。

「徐友斌一直想让我妈给他再生个孩子，可我妈疼我，怕我将来吃亏，就没同意。徐友斌为了我们家的钱，忍了，可我真没想到，这孙子背地里竟然这么坏！」

我突然明白，为什么徐友斌这么热衷于给人戴绿帽子，这跟他的经历息息相关啊。

既然他们并非亲父子，徐桥的决心，必是极为坚定了，我知道，我拥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友。

徐桥对我说：「我帮你，扳倒徐友斌，让他们自食苦果！」

我说出了自己的实话：「徐桥，当下，我想赶紧离婚，拿走自己的财产。」

徐桥点头，眼神坚毅。

我们制定了一个方案。



既然张紫琳爱钱，徐桥如今事业有成，那么，就为他们设计一场偶遇，让他他对张紫琳发动猛烈攻势，不怕她不上钩。

然后，徐桥假装向她求婚，她势必会急着跟我离婚，净身出户也是有可能的。

我请了年假，借了徐桥一辆车，在银行门口守候张紫琳。

连蹲了好几天，看到她频频跟徐友斌成双入对，并且，脖子上挂了那条新狗链。

周末，她自己一个人从徐友斌的私人别墅出来，去了市中心的星巴克，见她闺蜜。

我给徐桥打了电话，徐桥迅速赶到，进店与她偶遇。

据徐桥后来跟我说，她起先有点不自在，想躲，可徐桥故意把劳斯莱斯钥匙放到了桌上，她闺蜜心直口快，夸他土豪，徐桥也就顺势聊起来了。

寒暄之后，徐桥把话题引到了自己家族集团上，无意间告诉她们，徐友斌是他继父，他母亲才是董事长，现在他成长起来了，徐友斌将会被调到二线，不再管具体事务。

张紫琳听后，话果然多了起来，主动跟徐桥叙旧。徐桥说，这期间，她的电话响过，可她敷衍了几句，便放下了电话，没挪窝儿。我们分析，那电话多半是徐友斌打的。

到了饭点儿，徐桥趁热打铁，开着劳斯莱斯，带他们去了人均消费五千起的君茂府。

一顿饭下来，徐桥断定，张紫琳已是瓮中之鳖。

我说，那就晾她几天，然后猛烈一击，直接求婚。

徐桥深以为然。

接下来一个周，张紫琳总是主动微信联系徐桥，徐桥也跟她聊得火热，然后，把她约到了一个顶级会所，制造了个特温馨的气氛，跪地跟她求婚。

张若琳受宠若惊，但毫无意外地接受了，还哭得稀里哗啦。

徐桥说，他都差点都哭了，因为他大四毕业时就想过要这么做，可没想到，今天做是做了，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而张紫琳效率之快，令我惊讶，第二天上午，她竟回到了这个早被她丢弃了的家。

她脖子上的狗链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徐桥送她的梵克雅宝钻石项链。

我故作讶异：「老婆，你是回心转意了？」

张紫琳冷笑，从包里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：「我回来是告诉你，我同意离婚，你签字吧。」

我心里也冷笑，可故作不舍：「老婆，我觉得，咱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……」

「不用商量，我可以净身出户。」

够痛快的，我心说，你真是恨不得能彻底洗白自己啊。

「你就铁了心，跟那个老头子了？」

「什么老头子，我交了个新男朋友，年轻有为、身价不菲，告诉你，以后少提那些烂事。」

呵呵，你也知道那是烂事。

我故意刺她一刀：「那他知道你有孩子了吗？」

她一听，火了，竟「啪」地抽了我一个嘴巴子：「你闭嘴，别让我再听见那两个字！」

果真得势便猖狂，她竟又打我？

「我告诉你，你要敢说出去，不光你，连你爸妈，我也一块儿收拾！」

我强压住怒火，行，你这么没良心，也别怪我阴险了。

我看了看离婚协议书，她明确同意净身出户，我签了字。

随后，我们去了民政局，工作人员还想调解调解，她直接来了一句，「不用废话，我想清楚了」，而后逼着他们快速办了离婚证书。

出了民政局的门，她把车钥匙丢给我，自己叫了个滴滴，扬长而去。

完全撇清了。

我倍感轻松，又有些忧伤。

七年的婚姻，彻底结束了，我从骗局里逃了出来，也损失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七年。

渐渐地，我心中火焰升腾，接下来，我要毫无顾忌地进行反击了。

徐桥告诉我，张紫琳随即就去找了他，他向她许诺过，只要她离了婚，他们就马上结婚。

但是，就在他们开车返回民政局的路上，徐桥平静地问了一句：「听说，你还有个孩子？」

他说，张紫琳听后如遭雷击，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向他坦白，并痛哭流涕地求原谅。

可徐桥看都没看她，冷酷地停下了车，让她滚蛋。

张紫琳直到被赶下车，还没回过神来。

但谁都知道，随着劳斯莱斯的远去，她再傻，也终会明白，她被我跟徐桥耍了。

她一定气疯了。

徐桥跟我见面后，我们击掌庆祝，乐了半天。

但徐桥说：「她势必会回去找徐友斌，但他们不敢报复我，只能报复你。」

我早做好了准备，点头道：「所以这回，我得先下手为强。」

他甩给我一份文件：「我给你助攻。」

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亲子鉴定证书，」徐桥道，「我派人拿着徐友斌的头发，去美国查了，那个孩子，根本就不是他的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这个张紫琳，玩得太乱了，我估计，她自己都未必知道是谁的。」

我头有点大，可无所谓了，我说：「徐友斌到处给人戴绿帽子，没想到，自己头上本身就顶着个大绿帽子，他养那孩子，没少花钱吧？」

徐桥笑道：「直接把这份报告给徐友斌，看他们撕逼。」

我想了想，所：「不着急，好钢得用在刀刃上，我想，这份报告，会让他们直接决裂，那就抓不到他们做丑事的证据了。因此，应该先把他们的丑事公之于众，再给徐友斌看这份报告，让他在臭名昭著的同时，心理也遭受沉重一击。」

「还是你狠啊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别再气出个好歹来。」

我要寻找机会。

我让徐桥帮忙，给徐友斌车上装个窃听器。

没想到，徐桥直接买通了徐友斌的司机，许诺事成之后提拔他做集团车队队长。

我们三个偷偷见了面，司机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。原来，徐友斌和张紫琳在车上说话，从不避讳他。司机说，听过很多次他俩玩各种花活儿，他都麻木了，不过最近，徐友斌说要玩个更刺激的。

「是什么？」我问。

「下周，银行要开年度线上会议，张紫琳是主持人，徐友斌要求她视频主持的时候……」

我直接打断了发言，太恶心了。我和徐桥同时佩服起徐友斌来，玩变态的玩意儿，脑子真够灵光的。

我立刻有了办法，对于程序员，来说，通过远程操控，把视频头打开这种事，易如反掌。

这个线上会议每年都开，从员工到股东，再到行长，都会参加，是个把他们的丑事公之于众的大好机会。

司机说，会议在周三开，我在煎熬中，慢慢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

说实话，我真怕他们中途改变了主意，但事实证明，他们也是自己作死。

周三上午，我一早就起了，我知道，张紫琳习惯把微信挂在电脑桌面，因此，九点五十左右，我微信发了个链接给她，还加了句话：我考虑了一下，车子的保险是你上的，我想赔你点钱，你看看这份协议书。

五分钟后，她点开了。

其实，那是一个远程操控的小系统，我花了三个小时编的。

她点开当然什么也看不到，都懒得回复我。

可她并不知道，她的电脑摄像头已经打开了。

我看到了她的脸，一如从前，只是，脖子上又多了一条狗链。

两分钟后，会议开始，张紫琳一本正经地打开会议视频，开始主持。

此时，想必徐友斌就坐在她对面，大客户室门被反锁了。

我坐在电脑前，看着她装模作样地宣讲大会议程，心觉十分可笑，那些银行员工若能来看看她此时此刻全身样子，一定会惊掉下巴。

很快，张紫琳宣布，有请行长讲话。

她退出了会议视频界面，但我手指一动，又给她切了回来。

现在，全银行员工看到的画面，并不是行长的，而是她的。

我跟屏幕后所有人一起看到，他们娴熟而自然地开始了。

我有一种盲人被治愈的感觉，我窃听了这么久的事情，终于赤裸裸地展现在了面前。

可笑极了。

忽然，我微信电话响了，是我一高中同学，他跟张紫琳在同一家银行，他问我：「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？」

「什么事？」

「你老婆和一家资本公司的总经理……哎呀，我没脸说，现在我们行里的群炸了锅了，全金融系统都知道了！」

其实，此刻我内心在狂喜，可我故作淡定道：「抱歉，张紫琳早跟我离婚了，她现在不是我老婆了。」

随后，我挂断了微信。

可我爽到飞起，活该！

看来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只有他们两个对此浑然不觉。

直到视频里有人敲了大客户室的门，他们才惊了一下，我看到徐友斌吓得自然闭上了眼，抖动了半天。

两个人赶紧穿衣服，门开之后，一众银行高管走了进来，指向电脑叽里呱啦一通后，徐友斌和张紫琳这才发现，他们的视频头竟然没有关！

可他们死也不会知道这是为什么了。

我观察到，徐友斌的头上在冒冷汗，气得嘴唇打哆嗦，我想，是时候来个锦上添花了，于是，我用短信将亲子鉴定报告拍了下来，输入徐桥给的手机号，发了过去。

视频里，徐友斌摸出手机，盯着看了半天，表情复杂得像是得了心梗，而后，我眼前一黑。

视频被关了。

虽然看不到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可我心中无比畅快，我终于成功地报复了这对狗男女。

他们再也无法做人了，全金融圈再无他们的容身之地！

我一头扑到沙发上，憋了很久很久的泪水，模糊了双眼。

但这还不是结束。

事后，新闻界将这事扩大到了全社会，街头巷尾人尽皆知，最为解气的是，徐友斌因为惊吓过度，当场脑血栓发作，直接进了医院。

徐桥告诉我，他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后，大发雷霆，把徐友斌扫地出门，连他医院的医药费也不付了，徐友斌顿时人财两空。

至于张紫琳，也被银行开除，再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敢要她。

我恢复了往日自由轻松的单身生活。


不过，两个月以后，徐桥把我约了出去，我以为是有什么新消息，可他带来了一个娴静美好的姑娘，告诉我，那是他表妹。

这就是上天对我的补偿，现在，经过徐桥的撮合，再加上我的一番诚意追求，他的表妹成了我的妻子。

我会用一生去爱这个女人，守护我真实的爱情。

该盐选专栏共 70 章，98% 未读

继续阅读 ▶



都市男女：我必须忘记你

墨绿泉 等

共 70 节

会员专享 ¥29.90

加入书架 >

发布于 03-31